

常一步一步的切實作去，乃能發生實益。由實益故，乃能將佛法開示、建立、住持久遠也。任何某一教派之衰也，皆因輕蔑戒律為小乘，或因徒有講說而不實修持，或因不循正軌而偷巧取近，漸令法無全法，道無完道，或摘頭，或切尾，傳一咒，持一名，用此殘字而替大法，以致三藏靈文，全同廢紙，戒定慧學，都成虛言，由是而令法幢摧，慧炬滅。如是摧滅，是在先建之不美耶？抑因後學心理之所致耶？我輩欲建立佛教，欲住持佛教，欲弘護佛教者，皆願審思而採擇焉。餘如寺廟規模，僧數多寡，服裝紅黃，經費窘裕，對於佛教之興衰，吾覺猶在其次。其政教合一與否，余覺其更為次之。

八、漢地佛教各宗過去之略史

西藏佛教略如上述，今更反觀吾內地佛法為何如也。昔在漢魏之際，是為吾國佛法初入之時期，對於任何宗派，皆無可述言，即對於佛教總體，亦僅略譯幾部小乘經典，講講修修，並未見何為建不建立。故晉朝道安法師等，尚憂戒律未來，惟恐聖教難以久住。次至姚秦羅什，乃廣譯大乘經論，與覺明三藏翻譯十誦，爾時始有戒律為佛法之基礎，成實三論之宗派，亦由彼時而始立。唯其成實與三論，仍僅講闡法相及破立之理論，至於學三論及成實者，應當如何依三論及成實而修行，乃至現在，曾未見有誰問之及誰釋之。

此是余見聞之狹小耶，抑中國佛法實如是耶？尚望三論諸師，有以教我。次至陳朝真諦法師始譯俱舍與唯識之典籍，至唐代玄奘法師又重譯廣弘，其俱舍與唯識諸論，雖詳談資糧等五道之次第，然在漢人，皆自許為大乘根器，對於俱舍之法，當然是學而不修，即對於唯識，亦僅仿取天臺，或華嚴宗所立觀法之名，而談修唯識觀。至於從凡入聖乃至無學道之次第，究當如何修習，更是余所未學未聞者也。天臺宗法華，賢首崇華嚴，談乎理也，惟恐自宗之不圓不頓，敘其行也，惟恐自宗之不越不包。故天臺立境，則必曰一法三諦，明心則必曰一心三觀，言行則曰圓教之十法成乘。更敘十法界中，各具十界，乃至百界而立千如，更加依正五蘊，轉為三千，而云一念三千，三千一念，圓融無礙之旨，可謂極矣！其判教也，則以阿含般若為藏通二教，此固非我大乘根性之所須，即不共二乘獨被菩薩之大乘教法及行位，亦望圓教之項背而不及，誰是狹心之士，甘在此別教而雌伏耶？

故使吾國學子，人人皆生好高騖遠之狂心者，此宗不能無責也。賢首大師之華嚴，較之天臺而尤晚，故所唱之高調，當然亦更玄之百倍。此宗學者，談理則必十玄六相，判教則必圓明具德，境觀必須事事無礙，周遍含融，如是方滿私衷之欲望。若有教之以小始行位及觀行，必急睜怒眼而怪之曰：汝欺我耶！汝豈知我非圓教之機乎？其教外別傳之禪宗，捷妙穩固之淨土，對於吾國之機，雖不能云無益，然障礙經論之講授，戒律之研學也未見其小也。

兼以年代延長，教規渙散，異教橫侵，朝庭摧滅，聖教厄運，不知凡幾。及至晚清，各宗要籍之名，且將無聞，況乎依教起行而不躐等哉？故諸久習經教之士，若能一旦回頭，感覺說食數寶，終無充饑富饒之實力，必是決然將先學之經論，束之高閣，或棄之紙鑪，而後閉關念佛，或瞑目參心，與夫愚婦啞羊之學佛，全無半點你遲我速之方便，此又佛法之不善耶？抑學子無師承之咎耶？惟願有志弘持如來正法之士，放捨夜郎自大之狂慢，審思吾國佛法衰弱之原因，為幸多矣！

九、今後建立中國佛教之意見

吾國已往之佛教，善與不善，皆成昨夢之陳跡，盛者不能復追，衰者亦無法可政，惟當借用為前車之鑒，或依效之規也。現代世界國家之環境，歷生變更，窘迫萬狀，其對於佛教之產業，摧殘提充，各盡其極，致令僧人無所依托，正法全乏保障，一方面由僧伽之不振，他方面亦由國家政治之無軌道也。故今後建立佛教者，須有多方面之顧慮：一、要望今後之國家社會積極者，必須提倡保護，督促整理，消極者亦須依照法律條例，世道公理，不得無理之侵掠橫奪，若如此方有國家社會為依止也。二、要望今後各佛會各叢林之佛教信徒，切實認清，現在佛教，非新加整頓，完善建立，絕不足以復興或苟存，抵抗現代惡劣潮流之衝